

世界文学小丛书

难舍难分 的会见

《世界文学小丛书》

难舍难分的会见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难舍难分的会见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6.25印张 137千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200册

统一书号：10263·019 定价：1.10元

出版说明

随着党的两个三中全会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四化建设蓬勃发展，神州大地欣欣向荣。我们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地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开拓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迫切需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了解外国的社会与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而有分析地广泛阅读世界各国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特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世界文学小丛书》。

《世界文学小丛书》由《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着重介绍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其中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顾散文、诗歌、戏剧等其他体裁。

《世界文学小丛书》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文艺工作者、外事干部以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为读者对象；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浅显

优美，可读性较高，为帮助读者了解本丛书所介绍的作家，还配有作者简介等辅助性材料。

《世界学文小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每册约十三万字，便于读者公余闲暇携带阅读，在惜时如金的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合理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时间。

《世界小丛书》是《世界文学》编辑部向广大青年读者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一种尝试，不当及谬误之处，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指正，有关选材、译文、编排、装帧等各项事宜，也欢迎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意见，以便今后不断改进提高。

《世界文学》编辑部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年11月

目 录

苏 联

根·谢敏尼欣

婚礼 李越然译 (1)

保·库斯贝尔格

到底是不是他? 苏 杭译 (14)

尤·雷特海乌

窗 翼 如译 (83)

瓦·阿扎耶夫

难舍难分的会见 刘辽逸译 (112)

阿·库图依

没有寄出的信 曹苏玲译 (138)

作者简介 (217)

婚 礼

根·谢敏尼欣

李越然译

街旁小公园里，在新刷过油漆的长凳的一端，独自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身穿过了时的和服式方格连衣裙。她在织毛活，绿色毛线团放在膝上，织针在那几乎尚未出现老人斑的双手里灵巧地来回穿梭，映着五月清晨的阳光闪闪发亮。时间还早，这时候大城市刚刚醒来，首班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噪音显得特别响。除了清洁工、售货员和赶早课的小学生，别人都不忙着出门，更没人来过这座公园，那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丛还挂着露珠呢。所以，她一听到有人踏得碎石子咔吱咔吱地响，就转过身去瞧了瞧，看到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满头蓬松的白发，身穿沙土色单西服，那双深咖啡色的高腰皮鞋早已不时兴了，跟那身值钱的细毛料服

装配在一起，很不协调。她曾几次在这座公园里看见过他，也暗自想过：“这个人结实得简直出奇，腰不弯，背不驼，不过看上去他年岁可不小了。”

大清早上，公园里的长凳都还空着，没想到这位陌生人笑了笑，却冲着她坐的这条长凳走过来，一屁股就在另一头坐下了。这样的举止在女人面前是不礼貌的，她赶忙把脸扭了过来。她偷偷往这边一看，发现这个人手里拿着一件深咖啡色皮制的小东西，象个手提包，又象个盒子，随手往身边一放，马上就打开了。这下可使她惊奇得差点叫出声来。原来这位陌生人一本正经地用他那粗手从中掏出来的也是毛线团，只不过不是绿的，而是红的；还有细长的织针。这个人娴熟地操起了针和毛线，也织起来了。她愣住了，一个年老的男人，竟然织得那样利索，那样带劲儿，实在令人惊讶。女人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她终于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声：

“怎么，您也会织吗？”

“闲着没事儿，有啥不能干的。”陌生人说完松了口气，一对明亮的灰眼珠喷射着欣慰的火花，他笑咪咪的，连刮得干干净净的两腮也跟着直动。“我已经退休了，看来您也是这样吧？”

“对了，”她点了点头，并说，“够可以的了，我已经在中学教了三十五年书，给高年级讲物理和数学。而今……”

“那您为什么不干了昵？”这位长凳上的邻座直截了当地问了一句。

“心脏有点不好。脑子里也翻来覆去地考虑过，仔细一想，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的年轻能干的娃娃们出来工作，象我这样的老太婆只能拦他们的路。”

“这个想法倒对，”陌生人赞同地说，“可您怎么能算得上是老太婆呢？象您也自称为‘老’，这太过分了。”

“哟！瞧您说的。一个女人都五十七了，难道还算是年轻吗？”

陌生人端详着这位晨霞扑面的妇女。清秀的双眉配上一对欢快而又不安的眼睛；薄薄的双唇周围密织着细纹，颜色淡淡的，看来从未用过口红。这时他感到浑身都在享受着一种很久以来没有得到过的令人神爽的安慰。

“这可叫我怎么说呢，”陌生人心里美滋滋的，边说边放下了毛线。“我已经是快六十五的人了，可还是不服老。”

“我可不同，”她回驳说，“您会是有妻子和孩子的人，而我是孤身独居。”

陌生人沉默了一会儿，冷冰冰地说，

“早在二十年前列宁格勒被困的时候，我的妻子就饿死了；儿子是战斗机驾驶员，在飞行训练中摔死了。”说到这儿，他匆匆忙忙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塞进提包，猛地从长凳上站起来，结结巴巴吐了几个字：“对不起，我要迟到了。”说完就走了。

过后她非常懊悔，觉得自己不该没深没浅地发

问，勾起对方的痛苦。一连三天，这位女教师照旧是一清早就按时来到这里，坐在那条中意的长凳上。可她想织的那副单指手套却进展不大。她心里本来很明白，这是由于眼睛常常走神的缘故，但还是若有所寻地往旁处观望。她有所内疚，于是下定决心：“对，对，非见到他不可，要向他道歉，请求原谅自己的冒失。”哪知道这位陌生人有如石沉大海，不露面了。一个天气较凉、刮着风的早晨，手套也快织完了，只剩下右手上的一个指头。这时候她又听到有人踏着碎石子的声音，抬头一看，正是他。这个人还是那一身西服，但衬衣是新的，一件笔挺的亚麻衫，鲜艳的粉红色郁金香小碎花很显眼。他若无其事地打开小皮包，取出了织的东西。这回女教师惊奇地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到这位年老的陌生人拿在手上的是一副已经织好的单指手套，很考究，很漂亮，还带着杉叶形花纹。

“可真行啊！”她诙谐地说，“请问，这份礼物是准备送给哪一位有福气的人呢？”陌生人明亮的灰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她说：

“给您的。”

她的脸刷的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不知所措，足有一分钟没有说出话来。

“要是早知道这样，”她终于低着头小声地开了口，“我也会给您准备点别的礼物。如此说来，下次该我回赠了。”

从这天起，他们开始互称父名。男方叫谢尔盖·

阿法纳希耶维奇，女方叫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俩人每天一早一晚总要到这里，在那条长凳上坐上个把小时。但不再是各持一方，而是并肩共座了。来公园的人谁也不去占用这条长凳，以免破坏了他们的幽静。

时近午夜，皎洁的月牙印在窗上。一个熟人打来电话，声音又粗又低：

“你好啊，老伙计！我把你吵醒了吧？”

“没有，谢苗。我早已摸到了你的脾气，知道一到这个时候准来电话。”

“你一下就听出来是我了？”电话里的人笑着说，“你怎么样？”

“托你的福，谢苗。”

“独身生活挺得住吗？”

“挺得住，谢苗。”回答得有些低沉。

“对，老骑兵战士了，应该如此。这么说，个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依然是个鳏夫，对吗？”

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微笑着，他思索了一下，对这个问题本可以照例回答个“是”字，但现在不能这样了。他静默良久，然后犹豫地说：

“不完全。”

“什么，真的吗？”

“是真的，谢苗。”他把与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的结识和相处向对方说了一遍。

“这可有意思，”对方很感兴趣地说，“也就是

说，一点儿也不向她露你的底儿，是不是？要是我，就会继续这个把戏，依我看，只有这样才能断定她的感情是否忠实，你懂吗？织下去，别吭声。”

“谢谢你了，真把我当成了忙着娶媳妇的十八岁毛孩子了。亏你的主意！”

“别看你六十开外了，也得听长辈的话。”

“行了，别罗嗦了，就算是你出的好主意。试试看吧，暂且还照老样子与她接触。再说一句，我可是相中她了。”

“你相信这是靠得住的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当然祝你成功。好了，再见，我明天一大早就得出去，不说了。”

“谢谢你，谢苗，你总是惦记着我。”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的话音一停，房间立刻冷清下来。他忽然想到，一旦这里能多一口人，那就不会再如此静寂了。他的床头挂着几幅刺绣画。画的内容都是雷同的：骑着马穿着长大衣的骑兵战士；头戴红军钢盔手持步枪的人物全身像，而今又增添了一幅小小的挂毯，上面是个女人侧影，面容很象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

时间有规律地推移着。温和翠绿的五月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盛夏，接着枝叶凋零，秋天又不知不觉地到了。一天早晨，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不是走着，而是一口气直奔这条长凳跑来的。他右手攥成拳头，高兴得不得了：

“胜利了，亲爱的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
谢尔盖趁着这个时候还没有别人，老远就这么喊起来。

女教师的眼睛瞪得圆圆的，问道：

“指的什么呀，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我只知道所有的胜仗都在45年就打完了。”

谢尔盖使劲地摇着他那满是白发的脑袋，伸开了巴掌说：

“喏！两张戏票，不是普通剧院的，而是大剧院的。池座第三排，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您觉得柴可夫斯基的这部不朽作品怎么样？”

“当然很好。”她微笑着说。

这天晚上，他们看完戏回家的时候，虽然情绪很好，但也不全然满意。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挽着他那还很粗壮的胳膊，皱着两条细眉，足足唠叨了一路：

“不怎么样！真是不怎么样！歌唱和演技都不是那个意思。就拿连斯基来说吧，演得象个什么人呢？你瞧他在舞台上的动作，至于唱就更别提了。”

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突然停住了，并哈哈大笑起来。女伴向周围看了看，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袖子。

“那还是在1941年，”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还是大声笑着说，根本没有顾及过路人都在看他，这么大年纪还这样笑是不雅观的。“41年……”谢尔

盖重复着，一边擦了擦笑出的眼泪。

“41年又怎么啦？”她也跟着笑了起来，并问道。

哎呀！“先让我喘口气，”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哀求说，“41年，战争期间……”

“您也打过仗吗？”

“我的老太太！在那个年月，除了不能动弹的残废和逃兵，谁没打过仗。我也一样，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打过。”

“41年到底怎么了呀？”

“41年12月，我们的兵力已经胜过了法西斯，准备攻城，”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兴致勃勃地讲着，“我们的政委把我派到莫斯科，非要我把大剧团的演出队请到前线来不可，说是要在进攻前看看歌剧和芭蕾舞，好鼓鼓士气。于是，我带上应有的证件来到了大剧院，并且看了戏。就在那个时候也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办到。上演的正好也是《叶甫盖尼·奥涅金》。演员尽是些名星啊！世界闻名的。刚爬出枪林弹雨的战壕，坐进了剧院的雅座，可也真够惬意的。等幕布一落，我就带着证件上了后台，拐弯抹角绕了半天，总算见到了亮光，是一间化妆室，里面还有人大声喧哗。我进去一看，好嘛！那‘奥涅金’和‘连斯基’正在挥舞着手枪。为了一小份战时的配给品，他俩争得不可开交。那个‘连斯基’可远比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所描写的样子机灵。他把手枪对准‘奥涅金’，象是威吓：‘快点！把那份交出来，给我的孩子们，不然，等不到决斗

我就要开枪了。’”

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听着，由衷地笑了起来。她即刻停住了脚步，拉着对方的手说：

“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您是一位很可敬的人。您要是不忙，我们是不是一起再到我们那个小公园里去坐坐。今天您为我安排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晚上啊！至于那位连斯基唱得如何，算了，留给上帝去管吧。”

他俩肩并肩坐在一条绿色的长凳上。不知是冷还是别的缘故，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有些打颤。这时，同样激动的谢尔盖也有点坐不住了，他心里对自己说：“你呀，你！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啊。”他终于轻声地对女方说：

“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我们早就成了真正的朋友了，可是彼此一直还都不好意思过问各自的生活情形。我已经退休五年了，过去只是个铁路工人，现在一个人，每月发给一百二十个卢布，我很知足。”

“我也领百十来个卢布，”她含羞地抚摸着谢尔盖的大宽手说，“此外，如果有必要，再做些裁缝活，织点东西，还可以多得些。我单独住一间房子。”

“我也是单独一间，”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顺着女方的话题随声说，“如果需要，我还可以换成两间……不过这并不重要。”

“可不是嘛，”女教师微微一笑，很象个年轻人。“重要的是人，您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在我

的余生中不需要再另寻侣伴了。”

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俯身亲了亲她那柔顺的嘴唇。

满怀欣喜的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显得年轻了，她连日来忙碌着婚礼，从皮装师傅那里取回了修好的海狗皮旧大衣，万一结婚那天天冷也好穿一穿；做了一身很朴素的衣服；订做了一双漆皮鞋；买了一条很时兴的头巾。一位要好的女理发师全力以赴地为她梳妆了发卷。这位年老的女教师照了照镜子，显然是很满意的。

在事先约定的上午十一点半钟，宿舍楼的长廊里响起了电话铃，她赶在所有人的面前，第一个拿起了话筒。

“你准备好了吗，我的小克拉娃^①？”新郎亲切地问道。

“好了。”她兴奋地回答说。可是接下去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的声音却庄重了起来。

“你知道吗，真不凑巧，我现在走不开。半小时以后，你必须到我这里来。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抱怨。我的一位朋友去接你，他会把你送来的。好在我们住处相隔不远。”

“原来是这样，”她大声地说，“可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呢！”

①这是克拉夫季娅的爱称。

三十分钟过后，电铃果然响了。她已经打扮得整整齐齐。日暖天晴，用不着穿皮大衣，况且她穿的那身呢料夹大衣又十分合身，这是动用了最后的存款做的。“没什么关系，”她心里盘算着，“有两份退休金，生活不会太坏。老头儿究竟得有多大开支呢？本不该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婚礼上，但是不这样又怎么能够举行一个欢快的婚礼呢！”她叹了一口气，丢开了这一连串的念头。

门口站着一位中等身材的男人，稀疏的头发未经整梳，面露倦容，看样子六十岁左右。他手里捧着用菖蒲、菊花、紫菀组成的大花束。

“拿着吧，亲爱的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这是我个人送给您的。我们为您的朋友和您本人感到非常高兴。我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愿意陪您一起到谢尔盖·阿法纳希耶维奇家里去。”

她又惊又喜，只见这位客人的胸前闪耀着一枚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她心想：“看来，他的朋友都很好。再说，这么一位出色的人，他的朋友们能是别样的吗？”

女教师知道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未来丈夫的家里。可她一次也没有去过。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慢步陪着她。在那极其鲜丽的大花束陪衬之下，克拉夫季娅·斯捷潘诺夫娜显得格格外俊秀，以至过往行人也都要止步回头，报以亲切的微笑。不一会儿，前面出现一幢黄色楼房，檐墙筑有雕塑，